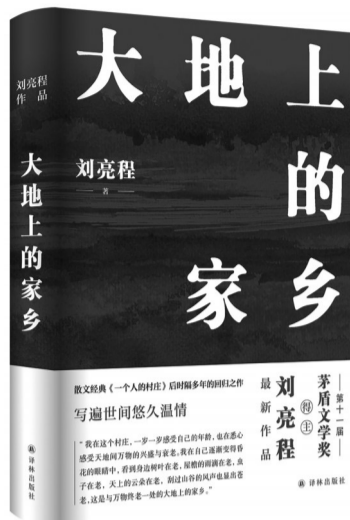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我写的每一个句子都在回乡之路上”

刘亮程散文力作《大地上的家乡》全新问世



时隔十年的全新散文力作

1998年,刘亮程站在乌鲁木齐的夕阳中,深情回望自己的家乡黄沙梁,写就《一个人的村庄》,引发轰动全国的“刘亮程热”,也为无数人构筑起一方无法抹去的精神故土。此后,他在城市写作、生活。二十余年来,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不断被提起,一直被反复阅读,感动数代读者,历久而弥新。

2013年,刘亮程入住木垒,切身践行且耕且读的生活方式,在理想与现实间诗意栖居。他仿佛又回到早年的风声落叶中,进入写作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时的状态,完成了《大地上的家乡》。

《大地上的家乡》共分三章,分别为“菜籽沟早晨”“大地上的家乡”“长成一棵大槐树”,写作视野从脚下的村庄,延伸至大美新疆,再扩展到祖国的大地河山。他倾情书写植根于日常生活,关于生命哲学、自然哲学与大地家乡的诚挚篇章,以饱蘸爱与慈悲的细腻笔触,写遍悠久温情的世间万物。

“《大地上的家乡》是我十年来的第一部散文。这十年间,我从城市到了乡村,在村庄买了一所老学校,在那里耕读写作养老。在这期间一边收拾这个院子,每天当设计师、泥瓦工、木匠,当然有时候也会做铁匠做的活,凡是那个院子干的活我都会……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近十年来我完整的生活,我干的木工活、种菜,甚至家里养的那些狗、猫的名字,都会在这些散文中。”刘亮程如是说。

菜籽沟村堆满了故事:鸡鸣中醒来,日出而作,且耕且读,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;看树上开会的乌鸦,等一只老鼠老死,做梦的气味被一只狗闻见;想象开满窗户的山坡,关心粮食和收成,在一棵大树下慢慢变老。在这里,天底下最大最急的事情就是刮风;驴什么都明白的眼神中满是跟人一样的悲凉;这个世界上不只在走路,羊也在走路,我们也要看看羊的走向哪里;从一只老乌鸦的叫声,从母亲满头银发和自己日渐老花的眼,看见自己的老年缓慢到来……这些飘在空中被人视若寻常而熟视无睹的故事,都是他的生活大事。

在刘亮程眼里,世界也是一个更大的菜籽沟村。远路上的新疆饭慰藉的是旅人疲惫的身心;一条长达三百多公里的牛羊

“晚上听着狗吠会睡得很安稳,早晨在成片的鸟叫虫鸣中醒来。”这是著名作家刘亮程近些年的生活状态。2013年,刘亮程搬离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乌鲁木齐,入住新疆木垒县菜籽沟村,创办木垒书院并任院长,重返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。十年间,他以充沛生命力写出人生中最重要两部长篇小说《捎话》和《本巴》,其中《捎话》位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前十,《本巴》荣膺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,而这些年的散文篇章则完整系统地收入《大地上的家乡》一书中。

近日,《大地上的家乡》由译林出版社推出,这是刘亮程继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《在新疆》后时隔十年的全新散文力作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郑文静 陈曦

转场道路,每年有数百万牲畜浩浩荡荡行走其间,绵延数千年;寂寂无闻的老人,一生中所有的礼仪,似乎都是为最后盛大的葬礼所做的预演……

“我写的每一个句子都在回乡之路上”

50岁出头时,在城市生活多年的刘亮程决定在天山南麓一个传统村庄落脚。这个小村庄保留了他儿时的记忆,也强化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认知。在刘亮程看来,乡村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老家,一个人总归要回到祖先那里去,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命观,绵延不绝,代代相传,生生不息。回到仿若家乡的村庄,刘亮程进入创作的旺盛状态,写出了《捎话》《本巴》和《大地上的家乡》。某种程度上,三部作品均为“回乡”,他认为写作也是一场语言的回乡,是远离故土以后的那种乡愁在发挥作用,“我写的每一个句子都在回乡之路上。”

“每个人的家乡都在累累尘埃中,需要我们去找寻、认领。我四处奔波时,家乡也在流浪。年轻时,或许父母就是家乡。当他们归入祖先的厚土,我便成了自己和子孙的家乡。每个人都会接受家乡给他的所有,最终活成他自己的家乡。”在书名同题作品《大地上的家乡》中,刘亮程由衷地写道。

从新疆回甘肃老家祭祖,祖先的牌位和坟冢赫然在目,让刘亮程感触尤为深刻:“在那样的家乡土地上,人生是如此厚实,连天接地,连古接今。生命从来不是我个人短暂的七八十年或者百年,而是我祖先的千年、我的百年和后世的千年。”

“在自己家的棉花玉米地下面安身,作物生长的声音、村里的鸡鸣狗吠声、人的走路声,时刻传到地下。千秋万代的祖先都在那里,辈分清晰,秩序井然。”这是无数中国人家乡的真实写照,土上一生,土下千万世。厚土之下,一代头顶着上一代的脚后跟,后继有人地过着永恒的生活。“这是我们的乡村文化所构建的温暖家园。”刘亮程认为。

如果说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是刘亮程离开故乡在城市里对家乡的一场深情回望,那么《大地上的家乡》就是他心中的理想家园重新安置在大地上的一部完整力作。从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到《大地上的家乡》,从黄沙梁到菜籽沟村,刘亮程在精神上从未

离开过自己熟悉的乡村文明。鸡鸣狗吠中醒来,耕读写作中养老,依循自然的木垒生活是一种“慢生活”,《大地上的家乡》呈现出的也是一种“慢哲学”。“在慢事物中慢慢煎熬、慢慢等待,熬出来一种情怀、一种味道,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道德观念,这就是乡村文化、乡村哲学。”

将文艺力量注入村庄的万物生长

木垒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道上,是天山草原文化、农耕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。自2013年入住后,刘亮程倾力打造木垒书院,以一己之力创建新疆首个艺术家村落,并使其充分发挥活力。

刘亮程着力打造的艺术家村落吸引了众多作家、艺术家在此旅居创作。中国文联副主席刘恒称:“他和这片土地的紧密联系,是他的骄傲,也是他文学成就的源泉。大地滋养了他的笔,他则以充满非凡智慧的艺术成果回馈了大地。其创造的艺术成果将持久地惠及未来的精神世界,其影响力也将冲破地域的限制,由小小的木垒奔向远方。”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称赞道:“刘亮程从乡村走出来,又回到乡村;他受惠于大地,又以文学的方式回馈大地、反哺大地。”

如果小说是去远方,那么散文则是回家乡。在《大地上的家乡》一书中,可以看到刘亮程对家乡深切关怀的投射,将充满深邃卓越哲思和浪漫诗意想象的艺术成果惠及大地,并面向未来。这显示了文学助力乡村振兴的独特价值与广阔可能性。从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到《大地上的家乡》,当文学走进乡村,不仅使其在乡村大地上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,也为其寻得了一条更具诗意的发展之路,更有助于以文载道,以文塑人,以文培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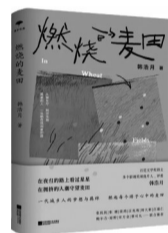
据悉,《大地上的家乡》上市后,刘亮程将在新疆木垒和北京等地,举行形式丰富的活动,与读者共同走进大地上的家乡。另据了解,截至目前,由译林出版社独家运营的“刘亮程作品”(独家典藏版)已正式出版七种,包括全新作品《大地上的家乡》、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本巴》、代表作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、小说《虚土》《凿空》《捎话》和唯一的访谈随笔集《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》,囊括刘亮程全部重要作品,完整呈现刘亮程创作全貌与精神世界。

新书推荐



2024年1月
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
编著:李严、张玉坤、李哲
《天工巧构:影响世界的长城建筑》

《天工巧构:影响世界的长城建筑》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长城建筑科普图书。它以国际化视野,把理论探讨融入历史事实中,将技术再现与社会发展融



2024年1月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韩浩月著
《燃烧的麦田》

全书以非虚构的口吻,记述了作者在他乡与故乡两地生活的感受。记忆与想象是本书最基本的格调,有关地址与时间的描写充盈其中。文字既有中年



2024年3月
新经典文化(南海)出版公司
克雷斯著
《我们八月见》

晚年的马尔克斯一度因癌症中断写作,传闻封笔,很多人以为2004年出版的《苦妓回忆录》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。但其实这位文学大师尚有一部遗



2024年1月
中信出版社
温文锦著
《世界尽头的女友》

《世界尽头的女友》是作家温文锦的小说集,收入12篇短篇小说,作家通过丰富的想象力架构起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。河童少女与人类少年的隐秘友谊、理发师和头顶有文身的

为一体,考察中国长城与外国长城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作用,以突显中国长城的独特之处,从中探讨了中国长城在构建人类文明中的丰富内涵和伟大精神。本书基于以往二十年明长城研究的基础,从中国汉、金、明长城与英德古罗马长城比较的视野,提取长城研究中发现的较“鲜为人知”的细节,从宏观体系至微观建筑,层层拨开长城庞大体量的神秘面纱,通过对比中外长城的典型实例,介绍中国长城和古罗马长城协同运转的防御机制、层级分明的军事制度、因地制宜的选址方法、烽火相传的信息传递、驻防合一的城防措施和长城内外的贸易往来。

人对生活与社会的体会与思辨,也有属于年轻人永恒不变的理想主义情怀,对清醒与迷茫,永恒与瞬间,残酷与诗意等矛盾状态,有着精准的描摹与刻画。全书共分上下两辑,上辑主要内容为一线城市背景下,一名写作者通过对个体生活的呈现,来表达一个群体与城市之间或紧张或疏离的关系;下辑主要内容为县城生活背景下,一名返乡者时刻处于变化中的心态剖析,以立体、流动、感性的笔触,忠实记录一代人永远的“漂泊者”姿态。

作待发表,它有一个邀约般的名字:《我们八月见》。这部小说是对婚姻、爱情和生活本质发出的最后诘问。每年八月十六日,她乘渡船来到这个小岛,搭乘熟悉的出租车,住进熟悉的酒店,去熟悉的花衣那儿买一束剑兰摆到母亲的墓前。她叫安娜·玛格达莱纳·巴赫,四十六岁,家庭美满,有一个爱她的丈夫和一双儿女。八年来,每年母亲的忌日,她就会独自前往小岛悼念。然而这一年,一个意外打破了她原本的生活节奏,而她的世界也从此彻底改变了。

顾客的心照不宣、猫咪对男女情感关系的敏锐感知……小说多书写都市日常现实中的超现实幻想故事,体悟来自生命本质的脆弱与美感,也书写了当代年轻人的青春孤独苦闷、不甘平凡的生命力、不愿孤独的美丽心灵。温文锦以乐队经历、电影写作之笔融入小说写作中,画面感、音乐性强,场景氛围突出,具有唤醒感官之力;笔下文字清丽如日剧般含蓄清冷,日常书写如东南亚热带风暴般浓郁斑斓,人物变形充满中国南方巫术、古典传奇的奇妙想象,综合具备亚洲多国气息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张垚仟 整理